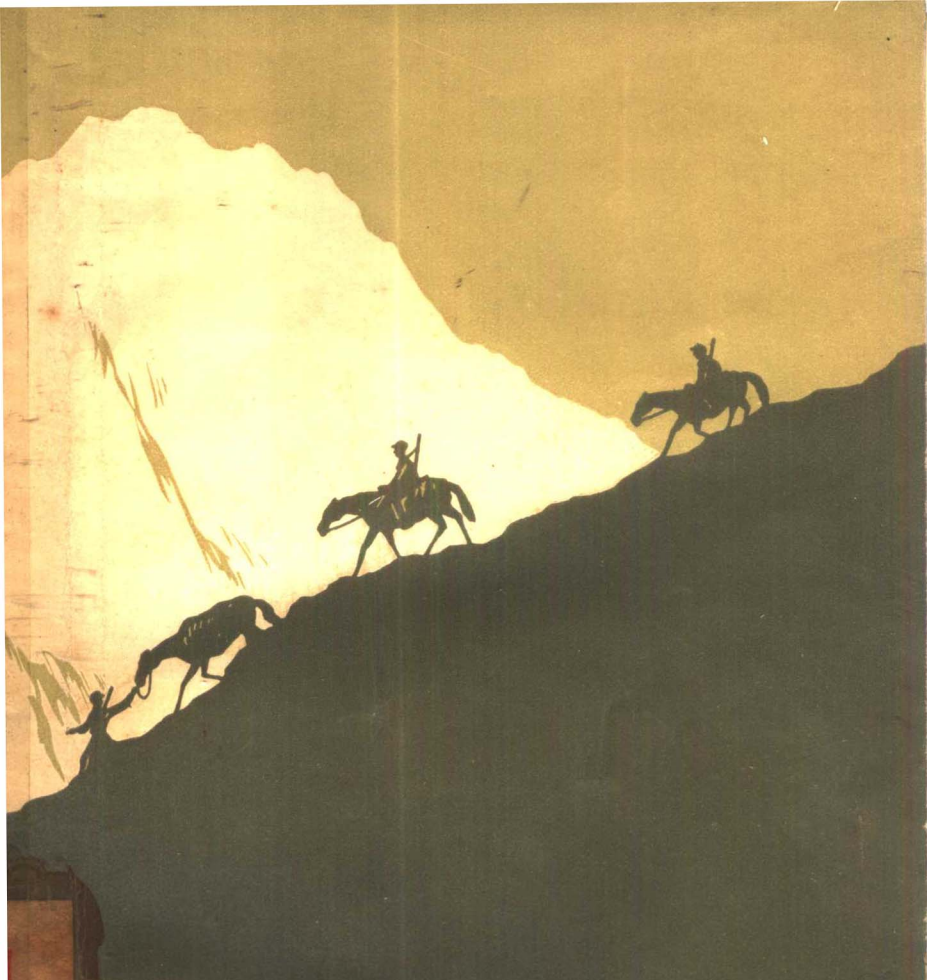




# 阿萊山上的巴斯馬奇

巴·魯克尼茨基著

# 阿萊山上的巴斯馬奇

(蘇)巴·魯克尼茨基著

— 之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Павел Лукницкий  
БАСМАЧИ НА АЛАЕ  
根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5年版本译出

阿萊山上的巴斯馬奇

〔蘇〕巴·魯克尼茨基著

一 之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419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5 7/16 字數 104,000

1957年7月第1版

195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6,000 定價(6) 0.46 元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根据事实而写成的小說。除人名以外，全部事实都是真实的。

1930年苏联地質委员会派遣了一个三人組成的考察队到被称为“世界屋脊”和“死亡脚边”的帕米尔去作勘探工作。本書作者和其他两个同志一同出发。他們在途中遇到了巴斯馬奇(当地的匪帮)的襲击，一人伤亡，二人被俘，經過不少艰险，終于和边防軍取得了联系，脱險归来。同时，边防軍执行了党的和平政策，用政治方法使巴斯馬奇全部投誠，帕米尔全区遂复归平靜。本書所叙述的就是作者所亲身經歷的源源本本的全部真实事实。

## 目 次

|       |                 |     |
|-------|-----------------|-----|
| 第 一 章 | 到帕米尔去.....      | 1   |
| 第 二 章 | 从奥什到阿克—博索加..... | 11  |
| 第 三 章 | 警报.....         | 21  |
| 第 四 章 | 袭击.....         | 34  |
| 第 五 章 | 被俘后最初的几个钟点..... | 43  |
| 第 六 章 | 巴斯馬奇的野营.....    | 54  |
| 第 七 章 | 等待迫害.....       | 66  |
| 第 八 章 | 土匪到喀什噶尔去.....   | 78  |
| 第 九 章 | 紅軍在哪里? .....    | 88  |
| 第 十 章 | 被俘中的最后一夜.....   | 105 |
| 第十一章  | 重获自由.....       | 112 |
| 第十二章  | 三个边防軍.....      | 118 |
| 第十三章  | 契尔諾烏索夫的策略.....  | 128 |
| 第十四章  | 重新出发到帕米尔去.....  | 144 |
| 第十五章  | 在阿萊山谷里.....     | 155 |
| 結 語   | .....           | 165 |

## 第一章

### 到帕米尔去

#### 1

我不只一次相信，只要有很强烈的願望，情况自会来帮助达到这个目的。在年輕时候，我总是頑强地去找寻到任何远方去的机会。在1930年也是这样。那年3月間，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帕米尔地質勘探队队长尤定。您願意到帕米尔去嗎？”

当然，我一分鐘也沒犹豫过。

我怀着焦急的心情答复了尤定所提出的一切詳細問語。不，以前我沒有参加过考察队，可是我走过許多山嶺。是的，我身体健康，是的，我心臟正常，所以对于帕米尔高原上的稀薄空气我是不用担心的！……不論任何条件我都願去。就是当一名低級采集員也可以。当个工作人員嗎？是的，行，我就当个工作人員！

尤定完全滿意我的答复。

……在地質委員會里，一个体格强壯的高个子接見了我。

他眯起了一双細眼睛；嗓音是这样的柔和，似乎他最大的乐事就是关心他的對話人。我以为尤定至少是 30 岁的人，可是实际上他才只有 24 岁呢。

我的命运就此决定。我們一起走出了地質委员会，在华西利耶夫斯基島①的街道上踟躕了一会儿。尤定領我到他家去——这是一个按照大学生爱好所布置的小房間。他請我喝葡萄汁，給我看帕米尔的照片，給了我一厚册穆什凱托夫②的文集。

我有一个月的時間可以研究一些关于帕米尔的文献。

## 2

那时关于帕米尔的事情我所知道的是不多的。我知道这个巨大山区有“死亡脚边”和“世界屋脊”的称号，在 18 世紀中叶以前一般几乎没有报导，所有的只是中国旅行家玄奘（他是在第 6 世紀內首先提起帕米尔的人）和在 13 世紀內走过帕米尔的威尼斯人馬可·波罗③的日記中的几行而已。

在 1930 年，这个在地图上好象一个楔子那样插入印度、阿富汗和中国的地区还是很少有人考察过的。俄国的地質学家、植物学家、人种学家从 19 世紀 70 年代起就深入到帕米尔去，但是他們所能考察到的只是些聳立在他們路綫狹徑上的

---

① 列宁格勒位于涅瓦河畔，河上島嶼很多，这是其中的一个島子。

② 伊·弗·穆什凱托夫（1850—1902），俄国地理学家。

③ 馬可·波罗（1254—1324），意大利威尼斯人，曾取道中亞来中国，著有旅行筆記，傳誦一时。

那几座山嶺的斜坡而已。所有稍微离开这些路綫的山嶺，都仍旧跟科学沒有发生关系。

在1878年从北方来到帕米尔，一直走到阿利楚尔斯基山谷的第一个欧洲人是尼·阿·謝維尔采夫①。在1882年第一个欧洲人来到了舒格南——西南帕米尔省（現在戈尔諾巴达赫什自治省的区域）的是俄国植物学家阿·爱·列格尔②。冶矿工程师格·列·伊凡諾夫是第一个完成东帕米尔路綫的俄国地質学家。其他許多研究帕米尔的人士随后完成的只是几个个别路綫，只在1928年的时候才对帕米尔的有系統的全面性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开端。那年苏联科学院綜合考察队出发到帕米尔去。隊員們走遍并且研究了帕米尔上一个最大“白点”的未知地区——一个巨大的現代冰川地区。先前誰都不知道菲德欽柯冰川的高山盆地是什么，这个冰川是在1878年內由昆虫学家奥沙宁③发现而跟它起上这个名称的。在研究彼得一世山脉时，奥沙宁从远处望見了这个巨大冰川的“舌头”，以他的著名前輩的姓氏作为它的名称。菲德欽柯④曾为科学发现了外阿莱山脉，数年以后在阿尔卑斯山上遭到了惨死。地形学家尼·伊·科西宁柯在1908年爬上了菲德欽柯冰川，順着它往上走了約30公里，可是再往前深入是不行了。只是到了1908年的时候，科学院考察队才初次走了过去，把这块盆地

① 尼·阿·謝維尔采夫(1827—1885)，俄国中亞調查研究家。

② 阿·爱·列格尔(1815——1892)，俄国植物学家和园艺家。

③ 瓦·菲·奥沙宁(1844—1917)，俄国昆虫学家。

④ 阿·巴·菲德欽柯(1844—1873)，俄国自然科学家。

上所有的重要冰川和主要冰川——菲德欽柯冰川——都画上了地图。菲德欽柯冰川是地球上溫帶內最大的一个冰川。地形学家伊·格·杜罗法耶夫和考察队中的其他許多隊員，冒了生命的危險，完成了一項巨大工作。他們在这里发现了几十个最高的山峰，海拔都有 6000 到 7500 公尺高。对于这个直到那时还是神秘的地区，以前一些外国旅行家（有时甚至沒有走到这里近边）曾經捏造过一些怪話，現在都被戳穿了。在冰封的高处，既沒有丹麦人奥魯夫孙所捏造的、好象是居住在这里的“侏儒部落”，也沒有其他奇迹。出現了初次关于地理的、气候的和冰河学的正确知識……必須也具有关于整个帕米尔的正确的地質上的知識，因为即使在 1928 年以后，帕米尔上还是有着一些“白点”，只是范围較小而已。

我当前开头工作的地区是在东帕米尔，許多研究人員已經到过那里許多地方，随后我要深入到沒有人研究过的、在皮昂杰河和沙赫—达拉河中間的錯綜复杂的群山里去。东帕米尔山谷的海拔有 4000 公尺高，山脊还要高出山谷約一公里半或兩公里。玄奘所描写的正是这些地方：“……这里冷得可怕，吹着一陣陣的寒风。冬夏兩季都要下雪。土壤是碱質的，盖着密匝匝的一层細碎小石片。这里不能生長任何谷物或果实。树木和其他植物也是很少遇到的。到处都是一片荒野的沙地，找不出人家的痕迹……”

在馬可·波罗的記載中，出現在我面前的帕米尔也是同样令人气餒的：

“……据說正在爬上世界上的最高地点。在这块叫作帕米

尔的平原上走上12天,总是不見人家,不見青草,吃的东西必須隨身帶來。这里鳥兒也沒有,因为是又高又冷的緣故。由于极度的寒冷,連火光也不象別处那样照得明亮,它的顏色也和別处不同……”

在1930年我出发到帕米尔去的时候,我知道我要騎馬跟駱駝队走上好几个月,而且在馬匹不能通行的地方还得步行。我也知道在稀薄的空气里呼吸是有困难的,在这些高地上健康的人的脉搏要达到一分鐘150跳……

在到帕米尔去的时候,我知道苏維埃政权已經在作出一切可能的措施以发展边区人民的經濟,提高愚昧而落后的当地人民的文化。但是,在1930年那年,我怎么能够想象得出,仅仅过了一年,在我下一次的旅行中,我竟能和帕米尔历史上最初的二輛汽車通过这里,并且再过一年,第一条汽車路竟会通过东帕米尔呢?而且在沿着帕米尔各河流的村子里竟会出现几十所学校、診療所、合作社和俱乐部呢?而且在省中心霍罗格竟会出现电影院、手工业工厂、自己的省报,后来又会出现把电流供給住在貢特、皮昂杰和沙赫一达拉各峡谷里的許多居民使用的巨大水力发电站呢?那时我怎能想到飞机將飞越挂滿冰川的苏联最高山嶺来作經常的客运飞行呢?在1930年是什么也沒有的。在当时研究帕米尔的过去的时候,我只能幻想着它的未来。我明白最先科学研究人士——謝維尔采夫、格魯姆—格尔日馬洛①、格罗姆勃契夫斯基②、奥沙

① 格·格魯姆—格尔日馬洛(1860—1936),苏联中亞調查研究家。

② 勃·列·格罗姆勃契夫斯基(1855—1926),苏联中亞調查研究家。

宁和其他的人——的旅行是多么的困难而危險。但是，在我看着他們的日記和报告的时候，我没有料到我自己竟会遇到許多意外而非常的事情，这些事情是連我所向往的俄国科学先锋在帕米尔上都没有遇到的。我的这本篇幅不長的中篇小說，就是把这些事情叙述出来。

### 3

我从早晨直到深夜，天天看着地質書籍。但是時間不多，在出发时我实在称不上是有地質知識的。此外，我不知道的还是很多：我不知道烏茲別克和吉尔吉斯的馱裝馬匹方法的區別，我不会使用悬式測斜器，我奇怪为什么采矿罗盤上东西的方向竟会易位。我所不懂的地質術語——向斜层、撓折、地塹和其他类似的術語——有时我覺得无法弄懂，可是当突然在某一字句轉行处我竟意外地了解它們意义的时候，我感到鑽研專門知識是愉快而有兴趣的。因此我覺得遺憾的只是离开出发時間已經不多罢了。

尤定在忙着作預算、作計劃、作估計。他委托我辦理兩件主要事務：採購為裝備考察隊所必要的一切東西和找尋一個適合於旅行的地形測量者。

找了好久，我总算給找到了。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人——尤利·弗拉基米羅維奇·白易——走进我的房間来了。他是又天真又愉快。我和他一起去看尤定。尤定決定說，除出經驗一点以外，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很合适的。至于經驗呢……

一到帕米尔就会有的。

第二件事情是要困难些。我手里是一张必须采办的货物的长单子：帐篷、驮箱、地质仪器、鞍子、武器、食具、衣着、照相材料、渔猎用具、走在冰坡上用的铁钩、罐头食物和干粮、地图、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必须带足够用四个月的食物，因为除出肉类和酸奶以外，在帕米尔上我们是绝对不会弄到什么的。我在列宁格勒到处搜购——走遍了几十家商店、仓库、供应基地和机关，最后总算买到了我这张精细作成的单子上所载的几乎全部的东西。所有采办来的东西都缝在袋里，装在箱里，送往车站去了。

1930年4月18日，我和尤定、白易忙得发累，心里充满着对于未来的愉快盘算，身上挂着望远镜、图囊、照相机、测高器和我們所特别重视的一切东西，带着直达塔什干的车票坐上火车。我們將从塔什干换乘火车到安集延，然后再从那里乘汽车到奥什。

我們坐在車上，心里是高兴而安定的。

## 4

费尔干纳山谷是一个大绿洲，三面环山（天山山系和帕米尔——阿莱山系的山脉），第四面——在西方的一面——接连戈洛德草原，再往西去，这个草原变成一个灼热的沙漠，一直伸展到里海那边。费尔干纳山谷是一片密集的棉田、杏园、瓜田、桃林和由聪明设计而作成的用山泉给水的灌溉沟渠网。

这里有几百个山村、几十个一片青葱的小城。三个中亞共和国——烏茲別克斯坦①、塔吉克斯坦②和吉尔吉斯亞③——在这里交織成一个肉眼难于辨識的国界。夏天这里是又热又悶。春天这里是舒适而温暖的，好得无法形容。凡是在春天到过这里一次的人，一辈子都想再到这里来的。

奥什位于費尔干納山谷的东南角，是一个古老的小城。中国历史家和其他的亞洲旅行家还在一千年以前就曾提起过它。蒙古可汗和中国商人，經過这个在通商大道上交叉处兴起的城市，把自己的貨物运入現代欧洲的境内。征服者的軍隊曾經通过这里。現在通往帕米尔的駱駝队大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有帕米尔考察队都在这里建立出发基地。我們也在阿克—布拉河岸上的当地农艺师庫齐瑪·耶科弗列維奇·热尔勒柯的家里建立了我們的基地。我們要在这里租好供我們小駱駝队使用的馬匹，买好白糖、面粉、大米、蔬菜和其他沒有必要从列宁格勒运来的食物。我們在奥什几乎待上了兩個星期。

我精力充沛，第一次作这么一个“真正的”远行，在情緒上当然是有些浪漫的，因此，在1930年那年，我覺得奥什是一个不平凡的城市。

似乎，在奥什和其他我所知道的城市之間有个特別的差別吧？我不談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当然，这两个城市具有完

---

① 即烏茲別克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② 即塔吉克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③ 即吉尔吉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全不同的、寒冷的北方特性。当我离开它們的时候，那里正是四月里发雾的天气，街上堆着骯髒的、正在融化的积雪，市里的石砌大楼房……

但是，举个例說吧，譬如塔什干和安集延，它們跟奧什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大概只是在規模的大小而已。它們都沒有街道，都是蕩漾的白楊的林蔭路，都是環繞白楊樹根和行人腳邊的灌溉渠，都是弥漫着正在開花的杏樹、扁桃樹和刺槐樹的清香，都是寒冷的河流（尽管白天熱、夜晚悶），都是雪山的潔白而輕盈的輪廓，圍繞在靜默的藍天邊際。

那末差異究竟在哪里呢？也許，奧什本來不象一個城市吧？不！在奧什，大纜絲廠里的大煙囪正在冒煙。在奧什，沉重的拖拉機正在發出轟响，駛過溝渠，順着最短的路徑，從一個集體農莊駛往另一個集體農莊。在奧什，有許多駕着兩匹馬的舒適的出租馬車和工商業汽車公司的公共汽車。也許，我覺得奧什要比其他城市來得靜些吧？也不是的。在奧什，一群群的人——烏茲別克人、吉爾吉斯人和俄羅斯人——在路上走來走去；在奧什，每逢星期五<sup>①</sup>，高低不一的話聲在五光十色的市場里喧嘩着，以致汽車和大車都停滯在談話的人群里面，而在其他日子裡，則在那新開的不大的“酒醉市場”里做着活躍的買賣。體育家聚集在市立公園的廣場上作表演，那里每天晚上管樂隊在演奏管樂，賣冰淇淋的人在喊賣冰淇淋；在另一個公園正在演戲。

---

① 星期五是伊斯蘭教徒的休息日。

也許，在1930年那年，這個城市還保留着最尊敬先知的、古老亞洲的“異國情調”吧？據說這個遠道而來的先知，到此很是疲乏，好象就在这座自古以来就叫作“蘇列曼的沙发床”的山嶺下，喊了一聲“奧什”（譯成俄語就是“站住”的意思），拉住了自己的公牛。

我以為我沒有弄錯，再要說一次我沒有弄錯。如果在古堡上和城市的一切角落里，揚聲器里都在放送好听的歌声，那还有什么“異國情調”呢？而且从卡拉蘇車站鋪來的鉄軌正在一天天地接近奧什呢？而且在学校里伊斯蘭教徒正在看着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討論着五年計劃呢？而且在乡村蘇維埃里正在那么热烈地討論着用拖拉机的播种时期呢？而且一群穿着条紋長袍的买报人正圍住着卖报人呢？而且病人已經不往巫师那里而往保健人民委員部所办的葯房和診療所呢？而且在以前的卫戍司令部的教堂里女圖書館員正在整理那些紙張都已翻爛而有了窟窿的書籍呢？……而且在全市里，每天晚上，明亮的电灯白光正照亮着那濃密的黑色树叶呢？

奧什的性格是跟所有在中亞山脚下的城市相同的——安靜、溫暖、富饒。只是間或有一陣陣烏黑的雷雨冲破了它的寧靜——它把端正筆直的白楊弄弯，用一股股发热的水流冲洗城市，把一层很細的黃土混和为粘性的泥团。

然而我們仍舊覺得奧什是不平凡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的心情非常兴奋，我对于什么都感到高兴，所有的人都很有禮貌。如果仔細想一下，對於我們出发到帕米

尔去的人，他們的确是好客的，殷勤而关切的，是具有好感的。

在这里，“帕米尔”这字的語音是跟在列宁格勒和其他俄罗斯城市里不同的。在奥什有到过帕米尔的人。在奥什大家知道不要使到帕米尔去的人感到任何缺乏。苏联国家銀行是对人最不信任的机关，連它也放弃了自己的經常严格規則，不按一般形式而把汇款付給了尤定。它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不要使我們的出发受到一天的耽擱。大家都明白，对于我国說来，帕米尔的科学考察是多么的困难，可是却又多么的重要。

我能覺得奥什是一个平凡的城市嗎？要知道，它是一个进入許多还是神秘莫测的边区的門戶呀！

……我把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札記簿檢查了一下，相信我們考察队的装备已經非常完备。我們有喂飽的良駒，有載着食物的駱駝队，还有很好的心情。

## 第二章

### 从奥什到阿克—博索加

#### 1

5月7日，我同尤定和白易从奥什出发，去追上由我們考察队工人領班埃戈尔·彼得罗維奇·馬斯洛夫帶領的、走在我們前面的駱駝队。我們在第二天上就赶上了它，那时駱駝队已經在卡普朗庫尔山湖附近的奇尔—貝利山口下扎营

了。

在这一天上，我們已經离开了大道，順着狹徑行进。在奥什后面立刻开始了上坡路。这些山嶺开头并不高，是平坦而圓形的。实际上这都是些小山——就是我們看見在前面地平綫上的、叫作基奇克—阿萊（“小阿萊”）的那些山脉的支脉。流入費尔干納山谷的河流，都是发源于基奇克—阿萊山脉的分水嶺。数千年来，它們冲下了細碎的矿石。我們在第一天上所走过的那些小山，就是由这些冲下的矿石而积成的。

那时候山坡上是一片鮮艳的綠草。这里是一个很好的牧場，每年春天当地居民都把自己的牲口赶到这里来放牧。奇尔—貝利山口是不高的，走过去并无困难——我們的馱馬容易地从山口往下走入了古利察山谷。

还在山脊的时候，我們已經望見了一个小城：古堡里几所白屋、城边几片寬广的綠色草地，水声轟隆的塔尔迪克河兩岸上的几处蘆叢。我們要順着这条河流上坡走好几天才到达阿克—博索加天然境界——关于这个地方后面自有文章。在这里古利察的蘆叢里是有野猪的，可是这次我並沒有去打獵。一年以后，当我在1931年第二次到帕米尔去的时候，我們在这里扎营了好几天，那时有一个晚上我睡不着，在月光下暗中偷看一群野猪走过，它們在茂盛而几乎不能通行的蘆叢中的松軟而粘膩的泥土上留下了脚印。但是这次我們无意去打野猪。我們很是匆忙，在古利察过了一夜以后，第二天早晨就往前行进。

那时我們之中誰能料到，数天以后古利察將燒成一片廢